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丁巳諭查閱營伍除山東山西河南外俱歸總督辦理○  
壬戌諭沈作朋等縱盜梟良一案經欽差阿永阿葉存仁等審明  
各情節具奏竟係湖北通省前後辦理之督撫藩臬上下聯爲一  
氣終始扶同公行欺蔽坐致奸盜久稽顯戮良民冤累經年爲通  
省人民所共憤而有司莫敢爲之舉發昭雪者似此肆行罔上實  
爲從來罕見之事是以命將沈作朋周琬愛必達等官犯提至熱  
河親加研鞫據愛必達供實係辦理錯誤若因後案發覺再將前  
案翻改惟恐有礙顏面所以未經推求此則復成何語朕初以李  
作根家被盜一案愛必達爲屬員蒙混咎在懵懂是以僅予革職

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既經查出趙啓賢家盜案秦鏐原報詳文愛  
必達輒將詳內無關緊要之處逐層批駁則是有心迴護矣愛必  
達身爲總督欲顧自己顏面竟致奸良不問見今審出實情身罹  
法網顏面更復何在愛必達爲滿洲世臣乃負恩欺蔽至此其罪  
尙可追乎周琬前爲刑部司員頗稱強幹今於此等緊要盜案惟  
聽信沈作朋之言扶同徇庇既經親自提訊乃任盜犯狡翻轉將  
趙泰交參劾其朋比爲奸情弊已屬顯然至其平日任性乖張亦  
幸而未與後案耳設令其仍在巡撫之任其堅護前非存心枉縱  
更不知何所底止親鞫之下周琬已俯首無辭至沈作朋縱盜冤  
良於前復播弄阻撓於後始終釀成冤滯實爲此案罪魁且見供  
失入強盜關繫四命若失入事主罪止軍流夫宜誅之強盜四命  
何妨不宜罰之冤民一家已破設司臬者皆如此存心天下可以

無盜但輕罰告盜者聞闕尙得安居乎錫占係知府大員專委承  
審重案乃有意遷延致沈寃積年未白陳銓陳文樞單言揚等違  
迎鍛鍊均罪無可貸但究係受上司挾制覈其情罪與周琬沈作  
朋有閒高誠明知前案冤抑乃辦理遷輟不卽據實具奏實爲庸  
懦無能但將後案實情定讞尙無有心欺飾以上各情節經朕親  
訊無不水落石出所有各官犯應得之罪著行在大學士九卿定  
擬速奏並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尋奏沈作朋等縱盜冤良朋比  
欺罔按律定擬沈作朋周琬愛必達應斬立決錫占應發伊犁當  
差單言揚陳銓陳文樞均應發巴里坤當差得旨沈作朋著卽處  
斬周琬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愛必達著從寬改爲應  
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以李宗文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癸  
亥諭湖北盜犯張洪舜等前後兩案承辦之上司屬員種種扶同

欺蔽實爲情理所不容歷來所罕見之事前後所降諭旨甚明朕之所以弗憚諄諄告誡者不特爲楚省整綱飭紀亦正爲直省各督撫提撕警覺耳國家立法弭盜所以安良乃沈作朋等輒將賊真盜確之犯立意翻案縱脫轉致冤累良民及後案復發仍展轉護非並欲消弭前案天下豈有甫經開釋之盜犯旋即夥劫敗露而仍疑前案之尙非真盜者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斷無是理乃轉於此吹求駁詰是誠何心若論反坐常例未的決者原問官得減等定擬此在州縣微末之員承辦偶爾舛誤或可依例稍從末減若督撫藩臬爲地方倚任大僚案情由其覈定乃敢上下聯爲一氣掩蔽欺蒙幾致覆盆莫白況事主李作棋等冤累經年一家已破豈得復藉決與未決爲解免之詞伊等之縱盜冤良鉗制屬員朋比爲奸天下所共知本不待更訊所以親加鞠訊者特示嚴

懲以申國法而抒民憤且使天下司憲者知善良不可濫寃讞廣  
不容淆亂於明罰敕法之中萬懲一儆百之意昨訊沈作朋供張  
盜開繫四命事主罪止軍流此語尤爲喪心病狂夫審理盜案亦  
止論賊盜之真確否耳旣已賊真盜確卽按律多誅數人亦法紀  
之所應得若無辜之百姓雖一笞一杖亦不得妄加何得較墨科  
罪之重輕槩置黑白於不問朕於各省臬司陞見時每剴切訓諭  
及之初不料沈作朋等竟藉口於人命攸關轉以縱盜寃良爲得  
計甚至趙啓賢家被劫盜深以前案事主坐罪爲鑒不敢赴控若  
非秦鏐之立時獲盜起賊稟詳切實則強劫得以肆行無忌閭閻  
尙可安居乎且秦鏐及遊擊李華按拏賊盜時當盜犯之家先令  
捕役脫衣搜檢以防他日栽誣地步正以愧前案枉縱之上司而  
伊等猶恬不知恥仍欲售其蒙混消弭之故智不畏功令不恤人

言公行欺罔若似此而不爲之整頓地方尙有何事不可爲乎此案沈作朋實屬罪魁立即正法愛必達護非欺罔周琬朋比爲奸本均應正法但以案內尙未冤及人命故從寬改爲監候此後各督撫藩臬等俱當觸目儆心共知鑒戒毋蹈覆轍著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李祜以孫承祖其稱名仍作世子於義似屬未安著交禮部考據經書及歷代史冊自來有無世孫名號並檢查會典該國從前曾否有似此立孫之事務令悉心詳細稽考折衷一是具摺奏覆○甲子諭明德審訊洪洞縣民鄭凌放槍捕賊致傷繼母身死一案擬以凌遲具題三法司以本內所敘情形事由捕賊放槍時適伊母在房靠牕窺覷槍砂散開誤傷殞命黑夜之中實屬思慮所不及覈其情法尙屬兩歧較令該撫另審妥擬等語擬議尙未盡允協夫所謂過失殺者其在平人固無可議卽以本家

親長而論亦止於伯叔兄弟尚可量從末減若子孫之於祖父母  
父母卽實出於無心原情定擬試問爲子若孫者尙何心偷生視  
息覲顏自立於人世乎春秋許世子止之義深可味也但究係犯  
時不知準情酌理自當免其凌遲已屬寬典卽定以縲首立寘於  
法庶爲平允著刑部另將律文斟酌定議奏准頒行至此案鄭浚  
致死繼母陳氏放槍雖由捕賊然旣係繼母又同院居住豈不知  
伊母卧房所在輒向放槍致死尤不當令其苟活人世致乖倫理  
著三法司覈擬具奏尋議查向例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止擬  
杖一百流三千里實未允協請嗣後子孫有過失殺祖父母父母  
者擬絞立決毋得仍照舊例並通行各省載入例冊從之○戊辰  
諭據留保住奏稱青海地方西南界連川藏沿邊與內地合州沙  
州接壤凡民人唐古特交涉命盜及玉暑番子扎薩克等支領俸



餉承襲官職並徵收巴彥囊產等部落馬匹賦稅辦理藏使行糧等項非給與印信恐致滋弊貽誤應請頒給西甯辦事章京關防等語前因西甯無事不必專駐大臣是以將副都統撤回止留部院章京一員帶領筆帖式一員在彼辦理事務今因大臣撤回地方官員卽有妄行給票舞弊情事看來必須仍設大員諸事方有裨益七十五著賞給副都統職銜前往辦事該處見在乏人七十五不必來熱河請訓卽於京師帶領撤回原印馳驛前往所有該處一切事件俱著照舊辦理○辛未禮部議准貴州學政李敏行奏嗣後各省考試選拔生員刪去判語改用五言八韻排律一首從之○壬申諭前內閣撰擬朝鮮世子誥敕朕意李祘以孫承祖其稱名仍作世子於義未安是以傳諭禮部詳覈查覆茲據奏該國王李昉本請以世子李愔之子李祘封爲嫡嗣並無請封伊孫

爲世子之說且考之史冊見有世孫名號昭然可據今李祚旣係該國王之孫自應援例封爲世孫方爲名正言順乃不詳覈典故漫以世子加封若非經朕指出其何以昭天朝典制耶禮部堂官著飭行所有給予誥敕卽行改正頒發○諭朕閱續文獻通考館所進職官考內有應增改數處俱經逐一指示發該館參考訂正其有一二條沿襲舊文於官制未協者所當斟酌釐定以符體制如四川總督條下註明兼巡撫事而直隸總督向無巡撫兼銜書內亦未註出但巡撫於地方一切考察覈轉皆其職任直隸見在旣不設巡撫其所管通省事宜與四川總督無異嗣後直隸總督官銜著照四川總督之例添列兼管巡撫事務至外省知府向爲正四品而巡道各視兼銜爲差等則有三四五品之不同今道員旣經裁去兼銜統爲正四品知府乃其所屬自應量爲區別著將

各省知府改爲從四品其封典內旗員武職六七品有封承德郎  
文林郎者名義亦覺未當應照漢官武職之例六品改爲武信郎  
七品改爲奮武郎但漢官武職至七品而止所有旗員之八九品  
武職仍照舊制爲修職郎登仕郎庶名實相符而官制亦爲允協  
俱著該部遵照辦理並諭令會典通考等館一體改正○己卯以  
王檢爲廣西布政使

由山西按察使遷

○庚辰諭和碩履親王端謹性成

勤勞匪懈前因抱病卽派皇四子皇五子帶領太醫院使馳往診  
視以冀痊可茲聞薨逝深爲震悼卽擬回京臨奠而扈從馬匹一  
時未能調集計程往返須在中秋前後是以暫停親詣俟回鑾後  
再行親臨奠醑著令皇四子在王府穿孝並派皇五子及和親王  
穿孝仍派和親王恆親王內務府大臣英廉經理喪儀一應喪事  
所需俱動用官項以展朕優崇懿親至意尋予加祭一次諡曰懿

○以藍欽奎爲山西按察使

由湖南展阮永靖道遷

○辛巳諭據莊親王等

奏稱從前愼靖郡王薨逝時六阿哥於滿月墓祭後卽行釋服今履親王薨逝請令四阿哥於初次墓祭後釋服等語愼靖郡王雖係朕叔然與朕同庚履親王年齒高邁且六阿哥承繼愼靖郡王時係王薨逝後朕所降之旨王在日尙不知然猶持服一月值朕萬壽自應釋服至四阿哥向蒙履親王養育多年且爲王十分鍾愛若令於初次墓祭卽行釋服朕心實爲不忍著遵前旨令其持服百日五阿哥著同派出王等一同釋服庶可少伸朕哀悼之懷

○諭北方各疆吏廣栽卧柳○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開泰等奏九土司綽斯甲布等攻打金川一摺所辦尙未得竅要開泰向於郎卡遣人赴蜀時每許進見且常加撫慰而陰縱綽斯甲布等與之攻擊在郎卡素性狡黠此等行爲豈能掩其耳目卽綽斯甲布

見此依違兩可亦將竊笑甚非天朝開示誠信駕馭番夷之道耶  
卡旣於綽斯甲布等屢肆侵陵眾土司合力報復原不爲過督臣  
旣聞其事惟應明白宣示綽斯甲布等以卡旣得罪於眾土司  
爾等悉銳往攻儻能剿滅番碉亦免爾等後患但不必官爲應援  
而於卡來人嚴爲拒絕且切諭以爾旣結怨鄰境豈甘爲爾贖  
食必將聯集各寨奮力復仇此亦爾所自取我等斷不肯曲爲庇  
護如此則卡旣不敢恃以逞強而綽斯甲布等亦可洩其積憤  
於事理方爲兩得乃開泰旣謫以籠絡卡復隱爲援助土司殊  
失控制大體阿爾泰嗣後一切當以光明正大經理得宜毋事調  
停遷就致蹈開泰故習並將此傳諭岳鍾璜知之○甲申命駐防  
將軍都統提鎮恭進表牋均照督撫式

八月乙酉朔命哈密巴里坤伊犁葉爾羌等處駐防官兵養廉鹽

菜銀兩以甘肅等處裁撤兵丁馬乾劃抵索倫察哈爾莊浪

移駐伊犁官兵養廉鹽菜銀兩以京口杭州裁撤漢軍兵丁分例  
劃抵○庚寅諭富德所犯之罪皆伊福薄未改烏拉齊積習之所  
致但富德前在軍營曾經出力行行走著加恩寬免其罪補放散秩  
大臣效力贖罪○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永貴等奏稱哈薩克阿布  
賚遣使獻馬其自帶馬九十餘匹已准令貿易等語哈薩克前在  
伊犁烏嚕木齊往來並未至回地貿易且伊等至喀什噶爾必由  
布魯特等部落經過沿途頗有賊盜苟非貪圖重利焉肯前往見  
在伊犁等處貿易上等馬匹僅估價銀三四兩而回地則加倍有  
餘往來日久不但伊犁等處貿易大減亦恐滋生事端但阿布賚  
素稱恭順此次既經准其貿易嗣後伊等再來必禁絕回人私市  
但從官買較之伊犁等處價值更減不可稍令獲利伊卽欲帶回

亦聽其便仍曉示來人以爾等從前並未回地貿易況回地亦無須多購馬匹其各項牲隻自有巴達克山安集延布魯特等處商販爾等不必前來如此則貿易不得便宜伊等自不肯遠赴並將此傳諭伊犁烏嚕木齊駐紮將軍大臣等知之○癸巳賜烏嚕木齊城曰迪化城門東曰惠孚西曰豐慶南曰肇阜北曰憬惠特納格爾城曰阜康城門東曰綏惠西曰振威南曰麗陽北曰甯朔○庚子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乙巳命杜爾伯特王公扎薩克等及歲子弟報部授職○丙午命各省督撫學政暨政藩臬兩司書吏不許私用頂帶○戊申吏部議准山西巡撫明德奏清源縣地處偏僻界僅三十里徐溝縣地方不過三十餘里請將清源縣裁汰統歸徐溝縣轄從之○辛亥賜庫爾喀喇烏蘇堡名曰綏來門東曰延和西曰迎顯南曰調薰北曰溥

信昌河堡名曰豐潤門曰威甯曰同軌曰景風瑪納斯堡名曰迷

成門曰卽敘曰迪康曰覃化○壬子以叔賁爲甘肅布政使朱珪

爲福建按察使由糧驛○是月湖南巡撫高光烈奏湖南嶽麓書

院有宋大儒朱熹張栻於此講學人文輩出爲海內四大書院之

一明季殘毀本朝修復再頒扁額復賞帑金惟房屋傾圯地偏山

陔淺窄欹斜工難經久稍束數十步原屬書院故址緊傍文廟

地勢平衍改築於此增建數十間足供諸生棲止報聞

九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調王檢爲甘肅布政使淑寶爲廣西布

政使○調富尼漢爲山東按察使閔鶚元爲安徽按察使○己未

尙書劉綸奏蕭田奏臣等恭承指示校正韻書竊惟古詩賦頌箴

銘韻從通叶 欽定叶韻彙輯一書義例精當久已成編惟律韻

尙仍舊本謹按韻書昉隋唐分合異同源流滋別考證維艱臣等



悉行參考就見在通行韻書中有應更改增損者折衷廣韻集韻  
禮部韻略五音集韻韻會舉要等書及諸家辨論參互得失之故  
列爲凡例並將列韻格式先呈 御覽其新編韻書請賜嘉名得  
旨書名著定爲音韻述微○癸亥諭前審訊湖北縱盜冤良一案  
根究始事之由詢及知州趙泰交據供有幕友浙江人徐掌絲盧  
培元等弟兄親戚盤踞楚省歷有年所與地方官交接往來徐掌  
絲在臬司沈作朋署內伊弟徐登三卽在總督愛必達署內伊妹  
夫盧培元卽在巡撫湯聘署內彼此串通一氣此案各衙門前後  
批詳皆出伊等數人之手等語地方大吏承辦重案竟至顛倒是  
非行私罔上固不得諉過旁人稍爲寬貸而此等惡幕暗通聲勢  
從中把持實爲民生吏治之蠹已降旨李侍堯熊學鵬等擊解刑  
部會同軍機大臣嚴審治罪在外省督撫藩臬衙門案牘紛繁書

記之任亦不可少然一切應准應駁必當自爲主持豈可聽一二  
幕友操縱自由且此輩賢否不一甚至彼此潛相照應或援引黨  
類往還出入因而媒銜招搖轉致受其愚弄向來勒薦幕賓例有  
明禁復經臺臣條奏嚴定處分乃楚省尙有敢於上下勾結縱盜  
殃民若徐掌絲等之甚者一省如此恐他省亦不能保其必無著  
傳諭各省督撫留心密訪嚴察如有此等久慣惡幕潛居省會倚  
託上司衙門因緣爲奸者立即嚴拿重究以昭炯戒毋得稍存姑  
息僅以遞回原籍顛預了事儻督撫等視爲泛常不知實力整頓  
一經朕別有訪聞惟伊等是問並聞有新任督撫藩臬接用舊任  
幕友者徒因其經辦多年一切多所諳習遂爾相沿趨便不知若  
輩藉厯幕更事爲名始終占踞一衙門官有去留幕無更易不自  
之徒易於乘閒滋弊涓涓不息將爲江河亦不可不杜其漸嗣後

一體飭禁並將此通諭各省督撫藩臬等知之○乙丑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丙寅諭據蘇昌奏粵東田房稅契銀兩一項原係另款存貯以備本省建造工程等項動支今積至一百二十餘萬之多見在京外各處或有需用請卽酌撥八十萬兩解交收用又另摺請將廣東圍基隄岸二項鹽羨生息銀二十九萬餘兩解交內府工程處備用各等語各省閒款銀兩存貯旣多原可酌量籌辦然應存應撥止須據實陳明聽候敕部定議毋庸爲他處工程鯁鯁過計蘇昌此奏似聞圓明園見有修葺之處故欲將此閒款充用所見甚小前熊學鵬亦有請將商捐辦差餘存銀兩解交內府之奏兩人用意略同殊不知圓明園工程一切皆仍舊貫需費無多奚致遂煩督撫經營籌畫况天子不言有無外府內府仍屬一體又何必事此挹注之勞耶蘇昌等旣爲此奏恐各

省督撫尙有未能盡喻者著將此通行傳諭知之○戊辰命科布多屯田○己巳諭前因高晉連次奏報湖水消落情形未將黃河水勢及毛城鋪曾否過水緣由一併入告深廑朕念甫經降旨詢問今據該督奏稱毛城鋪因秋汛水漲過水九寸至一尺三寸不等下注洪溝以達濰河日內已漸消落等語濰河爲毛城鋪下游雖據稱儘堪容納在今年長水無多濰河自不致旁溢而毛城鋪滾壩亦自可計日斷流但濰河已久未疏濬亦應乘此豫爲籌畫侍郎裘曰修昨曾奏俟查辦直隸河渠事竣請假回籍著於歸途之便卽會同高晉託庸前往該處相度情形如有應行經畫之處卽行奏明辦理○庚午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回鑾○癸酉改甘肅臨洮道爲驛傳道洮岷道爲鞏秦階道○丙子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己卯諭託庸奏江浙等四省見議貢監收捐

穀石運補京通倉貯請將安省常平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先行碾米分附糧艘帶運一摺雖其酌劑積儲頗見勇往然朕熟籌此事於倉庾民食實在有無裨益情形卽九卿覆准侍郎英廉條奏本案並可無庸亟事舉行也陳編所載餘三餘一之文固爲足食本計第在當時原屬地廣人稀又列國各守其封域持籌者可以隨宜措置耳以今幅員之廣生齒之繁歲卽屢豐而三農生穀止有此數採購於官庾捐輸於紳士條款雖殊其爲地方所產則一與其展轉挹注名異實同又何如卽以此留之民間俾糴糴倍爲饒給乎朕御極以來曾議直省倉貯寬裕興補旋聞市價增長卽令停罷蓋以小民未獲將來糴貸之利而先受目前食貴之艱譬諸日資四補者先奪其一二而語之曰吾將爲爾他日待哺計也彼不生感而生怨矣此中先後得失其理較然不爽况朕念切民依

偶值偏災卽截漕動以億萬計而年來糧艘正供自足太倉之粟可餘備二三年而贏此亦足矣計臣卽鰓鰓較量朕皆不以爲然國家昇平富庶內府外府均爲一體凡官廩兵精歲支之數豈闕於供若以補漕糧而議捐穀又因議捐穀而先運常平不獨徒費輸輓之勞且他省聞風踵事地方因緣壟斷必致米價踴騰閭閻轉滋弊累卽云不動聲色而似此多立規條轉相倣效其爲聲色更何待言揆之經常不易之道惟爲民食留其有餘國用自無不足居今承平日久戶口增而產米止有此數儻民間或遇必資通融協濟之處亦不過臨時善爲補偏救弊耳無他一勞永逸之計也至執三十年制國用之說拘文牽義更制而事不可行譬之封建井田諸舊法又豈可復議於今日哉所有託庸碾運常平穀石之奏不必行其江浙四省貢監收捐本色之例並著停止將此通

諭中外知之○辛巳軍機大臣等遵旨將準噶爾家譜進呈御  
製準噶爾全部紀略文曰自古無不志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  
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  
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  
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孺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  
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略纂敘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杜  
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杜爾  
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  
云衛拉特明史稱爲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  
元亡而其疆臣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  
蒙古準語同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  
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

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剌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  
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爲  
策妄阿喇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  
格策妄阿喇布坦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事無足稱  
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  
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爲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  
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旣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  
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  
多倫者漢語爲七努庫爾者漢語爲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  
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爲我兵敗策妄阿喇布坦始還和  
博克薩哩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眾復成部落並縛噶爾丹子  
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零噶爾丹策零子策妄多爾濟



那木扎勒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  
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  
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阿喇布坦爲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  
多卜則策妄阿喇布坦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  
曾孫其去策妄阿喇布坦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  
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眾併入準噶爾鄂拓克  
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特地卽顧實汗之裔也子二  
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特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  
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爲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  
爾查達術卽巫覡事也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  
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並擄伊子索爾扎我 皇祖仁皇帝敕  
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騷唐古特地並發大兵進剿於是大策

零敦多卜攜索爾扎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追雍正年間策妄阿  
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欲與唐古特和好給索爾扎戶十資養  
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和碩齊爲妻其在丹衷處生子班珠爾給  
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  
子是曰阿睦爾撒納雖爲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  
爾丹策零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  
唐古特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位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  
布藏車凌者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爲妻噶爾丹策  
零時因羅布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  
羅布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齊二子交烏嚕特鄂拓克  
宰桑烏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卜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  
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後羅布藏車凌羅卜藏丹津二

人謀殺噶爾丹策零嗣因羅卜藏丹津被拘羅布藏車凌恐亦被  
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卜藏  
丹津噶爾丹策零稱已縛送至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  
業經拘繫之囚故不靳而且欲以爲奇貨也噶爾丹策零於丑年  
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  
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年既長遂不受其禁  
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爲扣肯汗遂將鄂蘭巴雅  
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爲益無忌憚  
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零庶子喇嘛達爾  
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喇嘛達爾扎遂篡汗位有噶爾丹  
策零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  
爲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

二人懇懇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仇之達什達瓦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同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察其眾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爲汗其次卽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密勒處與阿睦爾撒納會用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眾仍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聽伊犁眾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旣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杜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額密勒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爲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道兵剿阿睦爾撒納

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遊牧之額爾齊斯噶之  
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構亂所由也至  
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昂吉爲  
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嚕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  
爲一鄂拓克喀喇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額爾克騰  
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戶  
爲一鄂拓克卓托嚕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斯  
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  
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  
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  
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霍勒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  
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

二巴爾達穆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庫圖齊訥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噶勒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沙喇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瑪呼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烏喇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勒闊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扎克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爲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明噶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巴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賚瑪里木集賽杜勒巴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有一宰桑人各

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  
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  
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  
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  
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  
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囉斯部  
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勒藏  
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爾齊伍巴什一昂吉  
杜爾伯特之車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噶什一昂吉和碩  
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特勒克  
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  
業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

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合吉諾海奇齊克  
一昂吉土爾扈特合吉巴圖爾烏巴什一昂吉吞圖布一昂吉共  
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  
詳茲始詳詢縷敘如右然各合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  
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釋者亦未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  
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合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  
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  
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實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是月直隸按察使裴  
宗錫奏熱河三廳各山場徧長紅葉係菠蘿樹土人止砍伐作薪  
不諳養蠶殊爲可惜又八溝廳屬之難兒河與塔子溝屬之三座  
塔木城等處亦多長此樹應請令熱河三廳與八溝二廳地方凡



有曠閒山場俱勸諭百姓廣爲栽種養蠶官給印票填明花戶姓名及頃畝數目三年後果有成效酌定租息給還地主若係官地照例升科於地利民生不無裨益得旨交方觀承實力妥辦○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金川土司郎卡滋擾鄰境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黨壩五土司與金川連界結怨已久沃日松岡校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遠與綽斯甲布等五土司非親卽族唇齒相依九土司中綽斯甲布勢力稍強可與金川相敵其餘或兵力微弱或土司庸愚分處各巢九土司共爲合從之計以遏郎卡窺伺上年九月因郎卡侵占黨壩地方綽斯甲布發兵相助並約會各土司稟懇准其攻打以圖報復本年五月九土司會攻金川分路前進三月以來連得勝仗各土司合力進攻固可長除後患卽一時不克郎卡亦必畏懼自守不至滋擾鄰近土司報聞

冬十月甲申朔諭自來內外大臣中有奉職克勤敬歷資深者皆  
晉秩宮銜以示優眷大學士梁詩正著晉加太子太傅協辦大學  
士尚書公兆惠協辦大學士尚書劉綸兵部尚書公阿里衮刑部  
尚書舒赫德秦蕙田工部尚書阿桂俱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陳  
宏謀晉加太子太保河道總督高晉晉加太子太傅漕運總督楊  
錫紱晉加太子太保浙閩總督楊廷璋湖廣總督李侍堯兩廣總  
督蘇昌四川總督阿爾泰俱加太子太保江蘇巡撫莊有恭雲南  
巡撫劉藻俱加太子少保○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侍堯奏湖廣  
鹽價驟增一事當經傳諭高恆奏覆以楚省行鹽一切並由漢口  
商人經理是其增價情由當與淮商無涉今聞李侍堯摺內稱漢  
口賣商繳出淮商公札有屬令不可賤價輕售之語則不得專談  
其過於楚商矣但所奏春開每包價銀二錢一二分卽謂淮商札

致而然若衛鳳翔等竟行賣至二錢七八分之多又豈盡淮商教之耶看來鹽價之長落視成本之多寡物情雖本難齊而豫定價值自爲節制商人之常法此則李侍堯之說終屬優於高恆也總之高恆在淮言淮其意以恤商爲重而李侍堯在楚言楚亦未免以莅任伊始汲汲欲爲地方以平價便民使二人易地而處亦必更無異說然此究係意見所爲非虛公無我之本心也著傳諭李侍堯等辦理地方公事惟在平心靜氣和衷商榷酌中妥辦在漢口不得定價太苛致商人深苦餘息之慳在兩淮亦不得藉詞定價無餘勒指不往運售致閭閻重貽淡食之患斯商民交便而體制尤爲協宜將此詳諭知之○丙戌 上親臨履親王允禩喪次賜奠○丁亥諭豐訥亭前在軍營甚屬奮勉材質尙可造就著加恩承襲簡親王爵補授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辛卯諭侍郎奏

日修見在告假迎養順道命勘離河著馳驛去○壬辰定州縣無  
故赴省及久留省會參處例○癸巳諭軍機大臣等見在修輯韻  
書聞安徽婺源縣有已故生員江永曾著四聲切韻表及音學辨  
微二書彙本已成未經刊刻著傳諭該撫卽飭該縣就其家購買  
如因一時鈔錄不及竟將原本隨奏摺之便附封送京以備採擇  
書竣卽行發還○戊戌諭愛必達周琬以封疆大臣於歸州縱盜  
冤良重案獲罪論律均無可原朕覈其成獻端委則愛必達之責  
尤視周琬爲重蓋伊身任總督當後案發覺時知州秦鏞已詳悉  
具稟愛必達何難據實檢舉卽有處分亦不過革職留任凡爲督  
撫者所常有而前案卽可立時剖雪彼沈作朋等復有何伎倆敢  
於力迷前非乎總由愛必達迴護之見一成不變轉將稟詳斥駁  
以致湯聘宋邦綬等從而附和迎合勢不可解是釀成欺罔伊安

得不爲此案罪魁其所以如此迴護者則以前案始陷於不知終難於自檢周琬於承辦前案始終不令佛保住見總督爲朋比沈作朋縱盜冤良罔上欺公之禍本而後案則周琬實已離任未與其事然任其乖張之性卽令在任其堅執迷謬將不知作何究竟雖然此乃誅心之論彼究未見之施行也朕凡遇臣民等細微功罪尙不肯稍涉苛濫而况曾經任用之大臣愛必達之罪實爲法所不宥但朕念愛必達出身勳舊世家伊兄策楞以軍律已負重譴道死於兵訥親亦先以軍律早正國法今若復將愛必達正法心實爲之不忍伊兄弟五人並躋通顯先世當有隱德至其兩兄並取大戾而愛必達亦重罹國憲彼種孽更自有因此則非朕所知矣特其罪究與軍律稍閒是以法外矜宥朕當先謝不能執法之咎今於愛必達旣爲施恩豈復過責周琬耶愛必達周琬俱著

從寬釋放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派乾清門行走副都統觀音保卽日押令前往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寅諭禮義廉恥居官者立身之要雖不可妄行驕縱亦不應自處過卑以爲取悅上司之計如侍衛及滿漢部屬於堂官接見同事俱有一定體制遵行已久人所共知近聞侍衛部院司官內有見該堂官輒行屈一膝者或更有因懇求之事及本身稍有愆尤卽免冠叩首者至於途次相遇有彼此乘馬屬官竟行下馬者於定制甚爲錯謬向來滿洲除告兵告圍之外從無長跪叩首之例况侍衛係內廷行走人員卽在領侍衛內大臣前亦俱侍立同事從不屈膝邇來因新留京居住之索倫達呼爾等在軍營時於將軍大臣前每行跪叩以致一時不能記憶遂成習慣殊不思伊等旣習於此其他侍衛又將何以行之况伊等旣見任侍衛其本職禮儀自當學習熟嫻際此

太平之時並無軍旅之事又何所求告耶若不嚴行禁止則彼此效尤何所底止著通行曉諭侍衛部屬接見本管堂官俱照舊例侍立回事卽自行問候亦不過鞠躬致意已足達情稱體備傳諭之後有仍蹈前轍者該堂官卽行嚴加申飭訓誨而不悛卽參奏治罪如大臣等不以爲事妄自尊大受此詔諛恬不爲怪姑容此卑鄙無恥之徒經朕查出定行從重治罪嗣後屬員等若卽恃此不遵理法率行傲慢縱肆則尤爲非禮伊等務宜循分守例以協舊章再伊犁喀什噶爾等處辦事大臣前侍衛等不應過於卑屈卽伊犁所設總統將軍亦不過鎮守邊地並非從前軍營將軍大臣可比侍衛等亦不應屈膝跪叩儻有似此者該將軍大臣卽嚴加訓飭勿得任其日流於下再聞邇來卑鄙無恥之徒有罔顧職任稱莊親王誠親王爲太王及見王等長跪請安者此皆由一二

無恥之人以諂媚爲謙恭至於此極若久之沿爲惡習所關非細  
假如莊親王誠親王諸子內有冒封王爵而伊等已經退閒之後  
其屬下人等以伊爲見任親王之父稱爲太王尙可今無故遽稱  
爲太王將何所指耶著嚴行禁止此後稱王等爲太王及見王等  
長跪請安者凡王大臣遇見亦卽行參奏以儆弊俗著將此傳諭  
中外知之○甲辰以顏希深爲福建布政使廖瑛爲江西按察使  
由雲南驛  
鹽道遷○辛亥停止文武鄉試錄登科錄恭進 皇太后及  
皇后例

十一月戊午賜德灝等五十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  
諭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等所轄弁兵除地方辦公外不得因私事  
隨帶役使所以明職守慎官方也前因都賚升任進京隨從弁兵  
數十人及遊擊安宛將綠營兵任意差遣等事屢經降旨嚴行飭



禁乃昨因提督王進泰來京陛見詢知其隨來者仍有粵西干把此甚非是從來官盛任使原爲經理一切公務足敷調遣之用是以大員於本屬辦差及巡查公出弁兵等自可供其驅策卽遇齎摺等差事屬因公於例亦所不禁至於陛見或升任入京則是本身私事豈無家人長隨等可用而猶一一取資於官使伊等往來道途遠離職役營伍日就廢弛於政體甚有關繫著再行傳諭各將軍督撫提鎮等嗣後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者朕必重治其罪○辛酉張師載卒以葉存仁爲河東河道總督調阿思哈爲河南巡撫明山爲廣東巡撫明德爲陝西巡撫輔德爲江西巡撫常鈞爲湖北巡撫甘肅巡撫印務以總督楊應琚兼署○甲子諭張師載老成謹慎辦理河務宣力有年今患病溘逝殊爲軫惻著加恩追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

謚愍敬○丁卯大學士梁詩正卒遺疏聞諭大學士梁詩正老成  
端重奉職恪勤侍直內廷晉階綸閣方資簡任遽聞溘逝深爲軫  
恤命皇五子前往奠醑並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一  
千兩治喪念伊子梁敷書尙未到京寓次乏人著派內務府司官  
一員前往經理其事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謚  
文莊○壬申命皇四子永璘襲封履郡王來年就府○癸酉命蒙  
古王公謁見各大臣不得屈膝○己卯命楊廷璋爲體仁閣大學  
士兼兵部尙書仍留閩浙總督任○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梁詩  
正員缺朕念漢軍大臣中宣力年久者莫如楊應琚及楊廷璋二  
人其先擢總督及辦事明練楊應琚實爲最優是以出缺時朕卽  
欲加恩補放以獎賢勞第念楊廷璋見在已逾七旬其年較長而  
楊應琚則猶爲可待是以先將楊廷璋簡用著將此傳諭楊應琚

俾知朕意遇事益加奮勉用副倚任○庚辰命各省督撫保舉堪勝知府人員○賞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散秩大臣色提巴爾第公品級○壬午喀爾喀親王成衮扎布之世子瞻楚布多爾濟卒賞銀五百兩治喪○雲南江川等五州縣地震

十二月甲申申誠疆吏巡歷地方務輕騎減從○甲午諭據輔德奏布政使富明安係伊同族例應迴避等語富明安久任司道應令出力報效著派往巴里坤辦理事務更換溫敏回京其江西布政使員缺著張逢堯補授○乙未以蔣櫛為兵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以良卿為雲南按察使由熱河兵備道遷○戊戌諭崔應階奏請挑

荆山橋舊河一摺所見甚是東省南陽昭陽微山等湖匯為巨浸每遇水漲之時窪地常遭漫淹濟甯魚臺二屬適當下游之衝田廬所關綦重前曾特派欽差同地方大員辦理朕上次南巡復經

親臨閱視面諭河督諸臣隨宜設法籌辦但橋畔河淤日增日積非大加興挑何以去沮洳而資利導著派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於明歲初春馳驛前往會同尹繼善葉存仁崔應階相度會議奏請興工崔應階已於摺內批示不必來京陛見尹繼善亦著於新正計量日期前赴荆山橋俟兆惠到日熟籌妥辦○諭琉球國疏請購買絲斤部臣議駁自屬遵循例禁第念該國爲海澨遠藩織紵無資不足以供章服據奏情詞懇切著加恩照暎咭喇國例准其歲買土絲五千斤二釐湖絲三千斤用示加惠外洋至愈餘悉飭禁如舊所有稽察各關口岸及出入地方仍加意覈查以杜影射○移浙江台州府同知駐甯海縣亭旁○己亥諭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合辭具奏請於乾隆乙酉年再舉南巡之典以慰臣民仰望一摺朕惟江浙地廣民殷一切吏治農功均關要計且襟江帶河

濱湖近海之區籌畫澤國田廬無一不重禁宵旰前以壬午歲恭奉 安輿時巡周覽凡淮河水誌節宣牘壩啓閉以及杭屬塘工勘建柴石料段諸事宜會與封疆大吏目擊手畫以期利濟羣生年來疊經督撫等疏報下河郡邑汎水恬流並無漫溢惟是浙中海潮漲沙雖有起機大溜尙未趨赴中壘是深所慮念而新修柴石諸塘亦當親閱其工以便隨時指示又近日遣大臣督修水利如淮河荆山橋等處亦爲數省灌輸喫緊關鍵所以驗前工而程後效正惟其時矧東南歲事頻告豐登洪惟 聖母皇太后福履康甯彌臻純嘏於是承 歡行慶答士民望幸之忱稽典實爲允協著照所請准於乙酉之春諏吉南巡其河工海塘應親臨省視者卽行先期豫備至前次鐙綵繁文暨扈從人員雇覓巨舟並籤占公館諸禁已屢頒諭旨卽朕所過行宮道路距上屆爲日匪遙

止須灑掃潔蠲足供頓憩不得稍事增華勞費副朕仰承 慈豫

俯順輿情之至意將此通諭各該衙門知之○以羅源漢爲左副

都御史

由順天府府尹遷

○庚子禮部奏休致之左都御史梅穀成病故

係奉旨休致之員例不請卹查該員休致後奉恩賞給全俸可否

照原銜依一品例諭祭葬並應否予諡又遺疏請入籍江南應否

准其入籍得旨著照原銜給與祭葬仍著予諡准其入籍江南尋

予祭葬諡文穆○辛丑以呂熾爲左副都御史

附閣禮部侍郎

○壬寅諭

甯郡王弘岐旣經患病朝期俱不能到著停其食俸其本年朝期

不到二十五次之德瑾著革去輔國公陪祀四次不到之永順承

德僧圖俱著交部察議○乙巳命巴里坤提督移駐烏嚕木齊烏

嚕木齊大臣移駐雅爾駐紮巴里坤大臣卽行撤回○己酉定恩

騎尉子孫犯貪婪私罪者不准承襲例○是歲朝鮮來貢○會計

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四百二十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四百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二石一升五合八勺零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九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正月丙辰封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子額駙拉旺多爾濟爲世子○庚午諭朝鮮劫殺人犯卽於內地正法○壬申兩淮鹽政高恆奏漢口賣商挾制拖欠以致揚商虧本嗣後賣商侵蝕濫賒行店拖欠請俱責成鹽道如經揚商控告照例究處又江夏漢陽二縣向分別大中小鹽鋪發給印票令商人減價售賣名爲公鹽而賣商仍以貴價轉售應將印票公鹽名色曉諭革除得旨所辦甚好又奏淮商向於漢口設立公所公舉一二入專司支解應酬等事名爲厘商並不經管行銷事宜如養廉生息楚省則由賣商於售鹽價內扣交厘商以致遲延侵欠貽累商



本至鹽務應酬沿濫日甚查養廉各項鹽道儘可承辦應酬例應裁減見與督臣李侍堯商酌將一切支解款目俱交鹽道辦理裁去厘商撤其公所得旨甚好湖廣總督李侍堯兩淮鹽政高恆奏楚省鹽價章程臣高恆赴楚公同體察緣淮南商成本各綱既不相同卽一綱亦不能畫一如癸未綱每引實需成本加以餘息三錢計每包賣銀二錢三分一釐應卽照此定爲限制見在各商浮濫費用詳加釐剔嗣後漢口賣價總以淮鹽成本爲準請以甲申綱爲始每綱於綱首鹽船開江之日查取商人成本餘息覈定每包應賣銀若干移明楚省飭商遵照得旨如所議行餘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朕前諭高恆赴楚面同李侍堯會議鹽務事宜今據奏到所辦甚屬允協已於摺內批示如所議行從前湖廣行鹽之弊總由不按准商成本折中定價是以漢口賣商從中意爲低昂甚

至擡價賒欠侵吞種種作奸而揚商遙遠阻礙遂不得受其挾制今高恆遵旨前往李侍堯與之協力清釐將成本覈定加以餘息明立限制情理皆得其平鹺政可以永行無弊且撤去厘商節減糜費則商力裕而民食益充若非朕深究弊源以會商爲兩省通氣之法安能得其要領若此不但該商民等當爲歡忻咸切該督該鹽政公同籌辦益當踴躍倍常溢於言表今覽所奏似不過就事完事初不以積弊有年始得洞中窾要爲喜豈該督等彼此成見未化僅藉此調停了局抑以前此兩兩相持迄無定奪尙不足爲鹽法之累耶著傳諭李侍堯高恆令其詳悉覆奏再長蘆鹽政原有每年自赴山東盤查道庫體察商情之例楚省距維揚雖較山東稍遠然究屬該鹽政統轄之區見在一經親行已有明驗嗣後該鹽政或酌量於一二年中親往巡視一次之處著一併令

其定議奏聞候朕降旨尋李侍堯奏上年奉旨飭高恆赴楚會商詢明見在成本加以餘息酌中定價從此商力日裕成本日輕賣價平減皆由睿慮周詳無微不至乃臣等於從前辦理未當經奉旨遵照妥辦緣由並未切實奏明實屬草率非敢稍存成見得旨覽此奏甚明矣高恆奏鹽法兩兩相持商民並累幸蒙 聖恩教導與督臣李侍堯協力清釐得以永行無弊至鹽臣赴楚巡視年限查楚省距揚稍遠請嗣後二年一次奏明前往如二年內有必須查辦會商之處隨時奏請得旨知道了不必定年限於應去之時請旨可也

二月甲申 上御經筵○己丑調觀保爲兵部侍郎以旌額理爲吏部侍郎○辛卯 上啓鑾謁 泰陵○甲午 上謁 泰陵回鑾○戊戌停止經筵筵宴○己亥 上還京師○庚子諭向來外

省題請升調人員有前此引見未滿三年者吏部於本內聲明免其送部引見蓋因其人平日政績尙優見經大吏推擢且經朕鑒別未久原可無庸再行引見此乃體恤下寮之恩也至於望誤人員議降議革本分所應得特以事屬因公准令送部引見候朕量其人材或照部議降革或帶處分留任及仍以原官錄用此又屬格外加恩愛惜人才之意然其情事則與名列升調之人判不相同豈得援已經引見之例今吏部本內失察邪教之王銘錫馬鵬飛等前已因公望誤從寬錄用近復以失察邪教致干例議是一誤再誤其與題勉供職者迥難相提並論而該部亦以引見未滿三年聲明雙請內閣復依摺票擬是於僥倖中復求僥倖深乖忠失之義非所以教羣僚也且此等被議人員並此一來往之費尙欲惜之安望其於地方政務留心奮勉乎此於吏治甚有關繫嗣

後凡因公罣誤引見未滿三年聲明免其引見之處著停止王鳴錫馬鵬飛仍著送部引見候朕再降諭旨○辛丑以五訥璽爲湖北布政使何逢僖爲湖南按察使

由江西歸鹽道遷

○甲辰署宗人府事

誠親王允祕奏宗室主公等承襲請不論嫡庶揀選嫻熟騎射清語者數人引見候旨從之○己酉命大學士等揀選翰林堪勝道府人員○辛亥諭劉藻摺奏貴州大計應於本年三月補行使新任撫臣圖爾炳阿約於三月始能到任若不先期趕辦勢必又請展限見將應舉應効人員與臣吳達善會商秉公填註考語卽行具題等語向來外省大計督撫等於接替交代時後任旣以受事未幾聲明展限而前任又因受代將來輒行委卸甚乖急公之道該撫劉藻於圖爾炳阿未到之先卽將補行大計先期迅速趕辦於激揚大典不致稽延封疆大臣能如此實力奉行公事何難整

頓所奏深可嘉尚劉藻著交部議敘以示獎勵

三月癸丑祭 歷代帝王廟以重修工成 上親詣行禮 御製

重修 歷代帝王廟碑文曰 歷代帝王之祀其準古還廟觀德

遺意而推而放之者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家以謂世祧

者迭遷德盛者弗毀蓋就一朝爲言而周禮鄭氏四類注稱三王

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繁露引爲自近邇遠之明證斯正合

食所權輿然漢魏以來有司具儀率求之肇迹建都而不聞立廟

自唐迄明廟立而代以專祀開創爲常其制又缺焉未備我 皇

祖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 敕諭禮官增祀苟非失德失器

卽蒙業守成者皆得與饗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丕續 先型詳

定位次 臨御伊始 親詣視成著於 奎文者基悉聞攷舊史

所紀翊守難易之辨眇有折衷定論以是對揚曩昔所爲法施於

民者不克兼既其實獨斤斤於 殿於門於坊具顏之曰景德景德焉爾德故若是其偏而不舉耶寅惟 祖 宗懋敬厥德咸秩孔修觀法之所存卽知戒之所寓義至深遠大雅不云乎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召公奭迪王所天永命一則云監於有夏再則曰監於有殷浸假入廟而徵統系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自昭代繫之皆名之爲勝國有不深慮夫屋與墟之微而怵惕動容者哉顧於其閒歷選 列辟若稽古之化浹烝人治光往牒者罔不穆穆棣棣式在 几筵崇異代同堂之報故於世數之遷而得其示戒於無形抑於世數之屢遷而不遷而得其垂法於有永稔乎此者觀德之意愈以畢然而興矣 廟自雍正癸丑繕葺距今且三十載爰以乾隆壬午出內帑金庀而飭之故事瓴甌瑩以純緣茲特易蓋 正殿黃瓦用昭曷奕工告訖功適屆甲申季春吉祀祇

承 家法躬薦 新宮已爲長律述事揭言其大指會所司請製  
文並欽諸碑復詳聞之如此○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來保卒  
遺疏聞諭大學士來保老成端謹誠篤恪勤年躋大耋久任綸扉  
宣力三朝勤勞懋著前以患病特命御醫前往診視並賜葠茸以  
冀速痊昨具摺請解閣職降旨慰留但令不必兼管部務俾得從  
容頤養茲聞溘逝深爲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三  
千兩辦理喪務朕於初九日親臨奠醑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  
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乙卯諭前因西陲辦理軍需令陝甘總  
督駐紮肅州以便調遣迄今大功久竣新疆屯政亦已酌定章程  
而該督仍駐肅州距西安會城較遠於腹地屬員案牘控馭轉多  
隔礙朕意若將總督移駐蘭州巡撫原署則東西道里適均不難  
居中節制而甘肅巡撫亦可裁汰因於常鈞陛見面詢情形據奏



卽應遵旨乘時移駐始於體制允協當經傳諭楊應琚令其熟籌妥議今據覆奏與朕所見脗合著將蘭州巡撫衙門改爲督署令該督移駐並兼管巡撫事無庸更設巡撫所有原設撫標卽改爲督標其舊設陝西督標改爲提標卽令固原提督回駐西安管轄至所奏河州鎮總兵改爲固原總兵並摺內條議各標弁兵一切裁汰撥給事宜該部詳悉定議具奏尋議固原係平涼重鎮應將河州鎮改駐其地河州改設副將以花馬池協標移駐其花馬池改設參將以鎮番營移駐又蘭州應添設城守營請以甘肅靖遠下馬關參將等官改駐得旨允行○庚申 上臨大學士來保喪次賜奠○壬戌召阿爾泰來京以阿桂署四川總督○諭軍機大臣等據七十五奏番人郭羅克瑪克蘇爾衮布告稱見在郭羅克等肆行盜竊從前提督岳鍾琪曾將伊父用爲頭目管束不致散

處爲匪今若將瑪克蘇爾袞布授爲頭目可以約束應請特派大臣前往查辦等語此事雖據瑪克蘇爾袞布稱岳鍾琪曾於三部內將伊父授爲頭目但當時所派番目是否足資彈壓今若將瑪克蘇爾袞布統攝別部番眾果否足杜盜匪之源雖在該番不無藉約束眾人以圖自利之意但見在地方果有盜匪竊發理應酌量辦理且近年金川與附近番寨時相構釁雖經該督屢次摺奏而一切事宜正須面爲籌議見派尙書阿桂馳驛先赴西甯會同七十五及章嘉呼圖克圖將選派頭目管轄之處辦有端緒卽令其前來四川暫攝督篆阿爾泰俟其到省交代起程任內一切應辦之事可卽告知阿桂令其接辦在阿爾泰到京面奉指示則回任辦理更易遵循而阿桂在川旣悉情形將來回京籌酌於該省事務尤多裨益將此詳諭阿爾泰知之○癸亥 上親耕藉田○

丁卯諭黑龍江佐領等官未經出痘者俱赴木蘭引見著爲例○  
辛未諭據尹繼善等奏覆議弛洋禁絲斤以便民情一摺前因內  
地絲斤紬段等物價值漸昂經御史李兆鵬等先後條奏請定出  
洋之禁以裕民用乃行之日久而內地絲價仍未見減且有更貴  
者可見生齒繁衍取多用宏蓋物情自然之勢非盡關出洋之故  
會降旨江浙閩廣各督撫令其各就該省情形悉心體察將應否  
卽行開禁之處詳悉妥議具奏今尹繼善等籌酌定議奏請弛禁  
而莊有恭並稱前撫浙時體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以絲斤弛禁爲  
便等語江浙之情形如此則餘省亦可槩見蓋絲出洋絲斤本係  
土絲及二三蠶繭之絲非腹地紬段必須精好物料可比徒立  
出洋之禁則江浙所產蠶絲轉不得利是無益於外洋而更有損  
於民計又何如照舊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爲通商便

民乎況所產蠶絲既不准出洋勢不得不充雜於頭盤好絲之內一體售賣於民間組織尤多未便且嘆咭喇伽喇巴等國俱先後以織絨不供懇請賞給貨賣俱已特旨准其酌帶配用是外洋諸國取給於蠶絲者正復不少亦宜一視同仁曲爲體恤見在新絲將屆收成所有出洋絲斤卽著弛禁仍遵照舊例行其中各省情形或微有不同應作何酌定章程及設法稽查之處俟各該督撫奏齊時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尹繼善等摺並發○乙亥諭暢春園等處派員管理不必令奉宸苑專管補放官員不必令內務府帶領引見著爲例○兩廣總督蘇昌奏安南行劫人犯眾多請審定奏聞卽行正法從之○庚辰 皇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壬午朔以尹繼善爲文華殿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丙戌諭高晉奏籌辦雲梯關黃河下游情形一摺所見甚是已於

摺內批諭雲梯關一帶爲黃河入海尾閭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而無識者好徇浮言或以上流清口洩水分數較多遇海潮盛時或不免意存顧慮因有子愼隄防之議殊不知清口暢洩其收利在下河州縣者不可數計至雲梯關附近不過阜南安東二邑所轄地面以此衡彼其輕重大小不待智者而知卽令一時偶值盛漲所侵溢者不敵百分之一二耳高晉當守其定見既知下游之制防一切毋庸置議並可信清口之展放無難永遠力持於水利民生實爲交有神益○癸卯諭各省督撫遇有子孫慶倫重案必須親審定讞毋憑州縣供詳致滋冤抑○己酉諭忻妃薨逝加恩照貴妃例辦理著四阿哥六阿哥八阿哥縣恩穿孝其應行典禮交該部察例具奏

五月己巳以赫昇額爲湖南布政使調費元龍爲廣東按察使以

雷暢爲湖北按察使

由浙江  
糧道遷

六月丁亥葉存仁卒以李宏爲河東河道總督

由江南淮徐  
河務道遷

○丙

申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耶卡互相攻擊各情形內另摺所奏虛衷體察全局機宜不必急急辦理之處所見甚是其第一摺所奏將金酋罪在不赦傳諭各土司以破其疑等語則未免迹涉張大於見在事理未協在金酋等仇讐相尋正如鼠鬪穴中本屬外番常有之事督臣爲邊方重鎮卽欲相機辦理亦惟不動聲色先爲體勘確情再行斟酌措置方得控馭大體况朝廷於此等么麼醜類如耶卡之垂涎鄰寨固不爲之護庇而綽斯甲布等之欲除害己亦不爲之抑制此正所謂光明正大之道若如阿桂所云金酋罪不可赦則似耶卡實已獲罪天朝於理卽當聲罪致討又豈應假手九土司竟類常人挑構取事者所爲

耶至遣官前往曉諭綽酋新任總督欽命來川云云又竟明示以出自朕旨特令阿桂爲總督專辦此事者然無論有乖體制且徒使酋目等因此驚惶駭聽又安足以破其疑總之揆諸此時應行籌酌事宜均不免爲過當也阿爾泰見旣來京請訓阿桂在彼先事悉心熟計藉巡邊以審察其動靜一切務須安詳鎮定坦然行所無事惟自守其另摺之說待阿爾泰回任商推定局可耳將此詳諭阿桂知之○辛丑賜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敕諭曰據葉爾羌駐紮大臣進爾奏章及大臣與爾往復文書朕俱覽悉爾奏稱前此獻出霍集占首級意希重賞因道遠未得委曲陳奏又稱愛烏罕等時窺伺爾遊牧齊特喇爾乃爾先世舊地因葉爾羌大臣聽沙呼沙默特一偏之詞勒令給還懇恩查給並懇賞爾所屬萬人糧餉本年收取遊牧數處請俱爲天朝臣僕等語從前霍集

占兄弟逃入爾地爾畏我大兵又利其所有始決計獻誠朕已優  
加賞賚而逆賊所有資裝皆未索取獨非賞乎爾以獻誠爲有功  
不思爾若再爲容留尙能保爾遊牧乎且年來遣使入覲賞賚尤  
多此次給還齊特喇爾遊牧復加獎賞皆以爾恭順之故當益加  
謹恪若仍不知足是自取咎矣至愛烏罕等果窺爾遊牧似非無  
端生釁卽如爾奏收取附近遊牧數處則爾之侵擾鄰封可知朕  
爲天下共主一視同仁非於爾有所偏徇也齊特喇爾爲博羅爾  
所屬在準夷時爲爾舅氏沙瑪瑪特所據後沙呼沙默特之祖恢  
復故地皆我大臣所深悉爾肆行攘奪尙應問罪因業已遵諭給  
還反加獎賞可謂寬厚之至而爾詭詞具奏豈以葉爾羌大臣新  
經更替謂可欺飾耶今駐紮大臣玉素布乃故哈密國王後裔豈  
不知回部舊事且前駐大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日後仍來更



替爾斯時又將以爲詞爾從前稱額敏和卓爲父乃伊甫回遊牧  
卽詆其偏聽人言亦太反覆矣爾所稱萬眾糧餉以天朝之廣大  
何所吝惜但賞以酬勞非巧言可得爾之所屬未嘗與葉爾羌等  
處回人一體效力豈可無勞而獲賞哉朕念爾前功欲長加保護  
特降敕訓諭爾其循理守分勿萌僥倖無厭之心始可永承恩澤  
也勉之母怠○甲辰楊廷璋因事解任調蘇昌爲閩浙總督李侍  
堯爲兩廣總督吳達善爲湖廣總督以劉藻爲雲貴總督○丙午  
調常鈞爲雲南巡撫以王檢爲湖北巡撫恆光爲甘肅布政使由安  
西道○調三寶爲四川布政使以五訥璽爲湖北布政使○命阿  
爾泰回四川總督任召阿桂回京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澹蕃恭校

秋七月辛亥朔諭前黃仕簡奏廈門洋船陋規內總督每年得受銀一萬兩巡撫每年得受銀八千兩等語朕以當此法紀肅清之日督撫受恩深重何至任意貪婪若此如果屬實則大奇之事亦必重治其罪但不得不徹底根究以覈虛實是以命舒赫德等前往據實查辦嗣據舒赫德等節次查奏該提督所參一萬八千陋規之說俱屬子虛是楊廷璋等尙不致罔顧朕用人顏面無所忌憚至購買燕窩等物定長惟沿習向例給價而楊廷璋於此外復有令屬員墊買人蔘珊瑚珍珠等物僅照所開平價給發致屬員添價墊買爲婪收陋規者藉口楊廷璋溺職負恩罪實難追但

此等陋習料非僅福建一省爲然別省幸而不致敗露則亦姑置不究今旣訊有確據豈可不示以創懲楊廷璋擢任封疆以來尙能實心任事是以簡用大學士仍留總督之任乃不能正己率屬致啓屬員巧爲逢迎借端欺蝕之漸不但不堪表率封疆卽令其還京供職亦有何顏面復廁綸扉耶姑念其宣力有年齒復衰邁不忍遽加擯斥著加恩賞給散秩大臣來京效力定長本無大過著從寬留任○命楊應琚爲東閣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任以陳宏謀協辦大學士○調三寶爲湖北布政使五訥璽爲四川布政使○癸丑諭前黃仕簡參奏廈門洋行陋規有總督每年得受銀一萬圓巡撫每年得受銀八千圓等語朕以此案關係督撫婪索多贓實堪駭異非徹底根究無以肅法紀而昭創懲因命舒赫德等前往查辦舒赫德等自應向溫泰究詰原單所開總督一萬巡

撫八千之數實在有無收受確據如彼毫無指證然後逐層研究  
遞及道府廳員勒索陋規墊買物件各情由方合議案重輕先後  
乃舒赫德等初至閩省置原參一萬八千之陋規虛實於不問輒  
從起獲底簿將屬員代買物件枝節推尋所辦未得竅要竟似朕  
差伊等赴閩專爲查訪督撫過失無怪乎楊廷璋前次之不能允  
服轉疑舒赫德等有意吹求也節經朕降旨示以端緒伊等詳悉  
研訊黃仕簡據溫泰所開督撫收受陋規數目全屬子虛惟究出  
屬員等代購物件一節自應分別辦理朕前命舒赫德赴閩時曾  
面諭以此案如果督撫婪贓屬實必當重治其罪定長或有應行  
質訊之處即可傳旨將伊解任聽審其巡撫印務令裘曰修暫行  
署理原以封疆大臣受恩深重設罔顧國憲貪黷公行則其身家  
性命尙不能保更何有於一官若黃仕簡所參既無確據定長惟

發價購買燕窩呢羽等物亦係沿襲舊例初無不可輕貨之處則從前舒赫德等之遽令解任尤爲誤會朕意矣至楊廷璋令屬員代買人蔘珊瑚珍珠等物眾供僉同固已毫無疑義若不加之懲創則他省或效尤滋甚豈可爲訓朕特念楊廷璋年齒就衰平時尙能實心任事不忍遽加擯棄從寬授以散秩大臣令其自效此朕格外加恩薄懲示儆伊前此嘵嘵剖辨今如此辦理尙能更置一詞耶且知感恩抱愧否也督撫中似楊廷璋此等情事實不能保其必無特未經發覺朕亦不肯臆度深究但督撫令屬員購買物件究非體制所宜或有謂若非委之屬員恐假手家人胥役益致借端滋擾不知屬員中賢否不齊此端一開必啓逢迎賄謁之弊不可不防其漸若以土貢方物原屬有司分內應辦之事遂致購買一切物件悉託下僚混濫皆所不免卽如程霖等代楊廷璋

所買各項內並有將自用人獲等件亦託名列入者其流弊更無所底止豈可不早爲禁飭使不肖之員藉口爲罔利營私地乎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不豫設成見或致稍有軒輊此案舒赫德等查辦入手未得關鍵節經訓示更正及審明定讞則楊廷璋之罷斥總督解退閫務及定長之從寬仍留原任皆視其所自取恐中外之人未能深晰此中就裏特將案情原委明白宣諭知之○甲寅冊封豫嬪爲 豫妃○戊午諭據貝子弘曠奏請將開泰之女賞給伊弟弘豐爲妻等語近支宗室奏請指婚亦事所常有但不應指名奏請若尋常聯姻必須彼此情願不願則止此伊等私事何庸陳奏看來弘曠必曾向開泰家議聘未遂輒思請旨以爲挾制殊屬不合宗室等指婚出自特旨非彼此締婚可比若如此強制非但宗室卽阿哥等朕亦斷不允行也弘曠著申飭並將此

交宗人府通諭王公等知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阿布都喇伊木係逆賊霍集占黨與本應從坐因其舉城迎降旣免誅戮復加恩授爲伊什罕伯克乃不知感戴反交通外藩希圖叛逆情節可惡阿布都喇伊木著卽凌遲梟示伊子俱著處斬妻女及兄弟之妻俱送京備賞所有財產查明入官○賜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敕諭曰從前喀什噶爾駐紮大臣遣章京托穆齊圖率同伊什罕伯克阿布都喇伊木諭爾給阿濟比鄂斯之地阿布都喇伊木潛遣其親信郭帕和卓等致書與爾謂回部和卓木等皆見誅戮惟爾尙存此次索還侵地來使不過數人未曾派兵爾但示以不懼勿出迎候且喀什噶爾等城留兵甚少爾當領眾前來我爲內應等語爾亦權詞相答謂見與丕勒搆難俟可行時再商約會此等情節皆經發覺審訊明確故將阿布都喇伊木等立寘重典家口亦

皆從坐大臣等以爾心懷叵測請發兵問罪朕思阿布都喇伊木  
向隨霍集占等爲逆本應誅戮因其獻城納款是以加恩錄用今  
負恩謀叛孽由自作爾歸附以來頗知恭順此次一得逆書若卽  
行首出必重加恩賞原爾之情蓋恐阿布都喇伊木或仍狡辨致  
生事端是以未敢出首始緩言相復則與逆犯結約原非爾本心  
朕觀爾行止尙屬曉事設爾竟如所約襲取喀什噶爾豈不思葉  
爾羌阿克蘇和闐皆有官兵伊犁有將軍大兵駐紮爾能守喀什  
噶爾乎恐大兵一至霍罕安集延盡皆殄滅悔之何及爾蓋籌計  
及此故數月以來並未私遣一信知爾不敢負朕恩而罪尙可追  
也今已諭駐紮大臣等不必進兵爾荷朕包荒大度當益加恭順  
恪守藩服以期永保福祿於無窮儻有不逞之徒以叛逆之事誘  
脅爾者卽據實以聞勿爲所愚特諭○丁卯 上奉 皇太后啓



鑿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錢糧十分之三○癸酉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

八月庚辰朔諭前日御史羅暹春參劾蘇昌保舉運使王槩一摺在蘇昌於屬員虧帑既漫無覺察又登之卓薦自有應得之咎言官據實指參乃職所應爾是以批諭發京初不以爲非是特其摺內有若非年老糊塗卽屬有意瞻徇措詞忿激幾於唾罵其意若有必欲甘心於蘇昌者蹤迹殊爲可怪昨閱刑部審擬廣東參革知縣劉紹汜一摺該犯卽係與羅暹春江西同鄉而蘇昌又卽參處該犯之總督其爲藉詞潛行報復實啓黨援朋比之風不可不悉心體究創懲以防流弊因諭刑部堂官詳悉查訊今據奏到羅暹春與劉紹汜雖無瞻徇實蹟然該御史具摺參劾不卽於蘇昌失察原案發鈔之時又不於劉紹汜審擬已經定案之後該御史

亦自稱形迹之間百喙莫辨等語此等以鄉情各酬私怨其事本無實證豈對簿駁詰遽肯輸情吐露然亦不至因此卽革職審問也封疆大吏果有罔上行私確據臺垣自應據實糾彈顧立言亦自有體中外大臣皆經朕簡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卽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雖欲自著風力亦豈得以年老大臣盡斥之爲糊塗且前如來保今如尹繼善傅森陳宏謀諸臣屢經敷歷其齒安得不老而生平奉職無愆豈遂一槩例以衰庸肆爲詆訕可乎明季科道惡習立幟分門借敢言之號行傾險之謀假公濟私無所不至爲害甚大我朝百餘年來整綱飭紀朝政肅清斷不容有營私搏擊之人復得稍萌故智但遏邪防弊持之不可不堅今羅暹春之奏其爲劉紹汜而發本非有證佐可質而任意詬毀已情見乎詞且不先不後之間自供亦無容置喙此而陽爲不知於人心政

事所關非細羅暹春著交部嚴加議處○丙戌裁莊浪通判移駐涼州同知移駐伊犁○己丑諭羅暹春以御史瞻徇同鄉參奏蘇昌一事於朝政官方深有關繫降旨交部議處今吏部按例議以革職自屬罪所應得但其潛挾私心爲劉紹汜代抒被參之憤其事本無證佐可質伊之自供亦惟稱不能自解非有請屬情節若遽照議褫革非朕廣開言路本意然以言官寬假糾彈白簡圖逞己私其人豈可復居臺諫之任羅暹春著從寬免其革職加恩以六部主事用○戊戌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圍○諭尙書秦蕙田以見在病未向痊奏請開缺給假回籍就醫著照所請准其給假南旋既可乘便就醫而江鄉水土於伊調攝自必相宜可以日漸痊愈所有刑部尙書不必開缺其事務著劉綸暫行署理○庚子增伊犁雅爾等處領隊大臣二員○辛丑召

奉寬來京以雅德爲盛京工部侍郎○戊申予故多羅甯郡王弘  
皎葬祭二次諭曰良○是月河南巡撫阿思哈奏有舞陽縣民朱  
狗因繼祖母與人通姦將姦夫登時毆死一案詳查律例止有父  
母本夫伯叔兄弟及有服親屬捉姦分別擬議之文至子孫應否  
亦許捉姦及殺傷姦夫作何治罪並無明條似子孫不應在捉姦  
之列然愚民無知竟有激於義忿如此案者倫紀人命攸關未敢  
輕率完結請敕下法司確加覈議將子孫應否捉姦致殺姦夫或  
止捉姦其子孫作何分別議擬之處明列科條著爲定例俾問刑  
衙門不致援引失宜所有朱狗一案俟部覆到日遵照辦理得旨  
此亦偶然之事何必定例以啓愚民之犯法乎竟置之不問可也  
九月辛亥諭刑部奏審訊朱文呈首新選秦州知州賴宏典書寫  
逆詞一案將朱文擬以斬決而於賴宏典僅定以充發關展擬議

乖謬深堪駭異在朱文以撞騙挾制誣人叛逆擬以斬決自所應  
得若賴宏典身膺牧民之官乃欲行賄求升卽云字約內填寫隱  
語何詞不可乃有點兵交戰不致有失軍機等字據此何等詞居  
然著爲契券懵不知所做畏此在市井無賴小人語稍涉此卽爲  
亂民難宥何況身爲縣令膺國家祿命者乎則卽此隱語實已與  
悖逆無異而其以財謀幹遷官雖亦干犯功令較之本罪特其小  
小末節耳舒赫德等以大臣身司三尺見此等逆詞並不爲髮指  
轉撫其末節問擬而將此重大關繫之情罪竟若視爲兒戲其心  
尙可問乎如以此語爲無足深怪使舒赫德自作隱語兒戲亦可  
用此等語句乎大臣謬戾至此不知其具何肺腸豈又以朕行幸  
木蘭未必於此等尋常案件細加檢閱遂致任情顛倒乎著將刑  
部堂官交部嚴加議處此摺擲還另行定擬速奏尋奏上得旨朱

文著卽處斬賴宏典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甲寅  
論軍機大臣等舒赫德等奏秋讞情實人犯內將傷斃總麻尊長  
之杜廷順黃煊權趙亞元三犯均請改爲緩決一摺辦理深爲乖  
謬凡有關服制之犯不得改擬緩決蓋以重倫常而昭法紀正明  
刑弼教本義是以向來督撫原擬九卿覈定並未有輕議更張之  
事惟朕於句到時量其案情稍輕念總麻與期服有閒自可酌予  
緩句是以見在冊內每年遞緩之案有積至七八次者權衡折衷  
固已不憚再三審慎且此等人犯緩決已久將來或遇國家大慶  
或特降恩旨未嘗不可省錄減等並予矜全若當秋審竟用奏牘  
請定緩決規條則由此推類旁通如官犯等亦將曲加議緩是臨  
期句到冊內並無一二情輕之犯待朕別擇大典不幾同具文乎  
昔人稱舉陶曰殺之三竟曰宥之三是必先有皋陶之執法而後

可以施竟之矜恤正所云忠厚之至其理古今莫易舒赫德喋喋  
議緩惟恐不及是已舉三宥自居朕將無所庸其矜恤豈不轉以  
議殺歸過於上乎昨定擬賴宏典一案舒赫德辦理顛倒方降旨  
申飭議處此奏隨接踵而至尤堪駭怪前秦蕙田以病假歸朕意  
舒赫德素性好名必將有挾其故智另立局面以博庸愚無識之  
人謬爲稱譽者今果然故智復萌矣且舒赫德爲滿洲尙書今乘  
漢尙書之南歸而亟亟改其章程以博寬厚之名庸愚者因爲稱  
許而有識者且將笑罵矣夫執法之司必以明允協中爲尙寬嚴  
本無成見若但存猥鄙之末見欲以寬自處則嚴將誰歸其居心  
行事尙可復問乎舒赫德屢以乖謬干譴均邀矜宥不但不知懲  
艾又從而加甚焉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將來設自罹重辟他人之  
與秋讞者恐未必敢於情實中爲伊請改緩決也舒赫德著傳旨

嚴行申飭摺擲還○丁巳諭提督李勳奏新甯縣民劉周祐等控告書役舞弊經府發縣鎖禁致街民散帖罷市一摺此等投散匿名揭帖糾眾罷市實屬莠民刁悍之尤爲從來所僅見非按律重懲何以靖人心而肅法紀第嚴摺內前後情節劉周祐控告書役其事卽干連本縣爲知府者或親提審究或別委他縣查訊庶爲秉公合理乃該署府王錫蕃仍發交本縣辦理而該縣李騰淵因商議調處甚將原告禁押置其事於不問則府之庇縣與縣之庇役固不問可知其實無以折服眾心致起事端是固地方官之不能辭咎者向來外省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卽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今該府縣等旣以心存袒護而措置乖方是先不能守其正己臨民之本又豈可與僅係稽查不力彈壓不嚴



者竟予一律論乎使復持緩治之議有意爲之姑息將窮簷冤抑終無由上聞覆盆尙可言耶然小民畏官奉法自屬閭閻常分果以困吏蠹而控之府又何難以受府縣之覆護挫折而上控督撫乎豈得因一朝挾恐膽敢醵金閉戶公然玩視王章國家三尺具在又豈能以一二有司之不職遽爲刁頑曲貨哉朕治官莅民事無鉅細皆詳悉權衡折衷至當不使稍有畸重畸輕之弊此案所有投帖罷市各情節著該督撫卽行確究首從按法定擬其王錫蕃李騰淵等亦卽查明參處以昭平允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未諭據喬光烈奏湖南新甯縣傳帖罷市一案顯有徇庇屬員化大事爲小事之意若果如所奏該縣已革蠹役而刁民猶不服以致挾制罷市則罪在民不在官又何必參處該令此案疑竇甚多著派刑部侍郎阿永阿馳驛前往會同該督吳達善秉公查辦所

有隨帶之司員並著馳驛又諭昨據李勳奏新甯縣民傳帖罷市一案已明降諭旨並傳飭喬光烈矣今據喬光烈摺奏於地方刁徒糾眾抗官大案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種種紕繆已於摺內批示如劉周祐具呈控府名爲控役實卽控縣乃署府王錫蕃既不親審又不委員將案犯竟發本縣是直以原告交被告矣知府職在率屬而庸劣無能至此該撫僅以參處知縣了事而於王錫蕃並無一語指劾且以見犯不齊意爲開脫試問犯卽不齊何難自往提鞠卽喬光烈身爲巡撫於尋常案牘固不妨在省坐理若此等大案卽當減從星速自行督辦庶奸民不致漏網庸吏亦知所提撕乃僅卸責監司深居不出藉詞敦體有意養高是朕以封疆界該撫而該撫自待會一巡道熊學驥之不如矣其徇庇怯懦實爲深負簡用之恩喬光烈著交部嚴加議處○癸亥諭御史秦翼奏

戶部郎中馮光熊刑部郎中杜玉林俱係丁憂之員該堂官不應  
奏留一摺內稱若遇升遷外任又未聞以幹練留部其持論實中  
事情卽該堂官等亦無辭可對官員遇有事故並聽離任終制原  
係恤下常經朕自臨御以來於臣工進退一切皆循定例開有特  
旨令仍在任署事者本屬寥寥無幾第以堂官而請留司員督撫  
而請留屬吏則上官之推情瞻顧與下僚之因事干求其流弊將  
何所不有況國家分職任才豈必少此一二人與此一二人二三  
年少待之期而必權宜破格而爲之誠亦可以不必若該御史遽  
謂因此斤斤執持卽廣爲教孝則又不然人臣移孝作忠原無二  
理旣已名通朝籍致身之義豈未之前聞儻如明季科道門戶惡  
習爭論奪情如王錫爵之與張居正等案忿冒交攻無所不至而  
於國是究鮮纖毫之益此又政體所關不可不懲其漸者朕虛公

御下從無成見嗣後凡朕特旨酌量令其留任外內而部院堂官外而督撫等均不得率行請留則弊端既無自而言官之撫拾建白者亦無從藉口著爲例○丙寅諭尙書秦蕙田奉職西曹恪勤素著前以患病告假准其回籍就醫尙冀痊可茲聞在途遽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已敕部察例具奏著再加恩賞給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以示優卹尋予祭葬諡文恭○以莊有恭爲刑部尙書暫留江蘇巡撫任○己巳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酉 上奉 皇太后回鑾○甲戌諭明春南巡著江浙各截留漕糧十萬石於駐蹕地方平糶○乙亥諭向來期功服制情實人犯內停句二次者曾經降旨令大學士會同刑部省錄改緩其服係總麻案件因非由立決改監候者散入各省讞冊本非前旨所槩雖句到時有以情節稍輕酌予免句而積至數年竟未得與服

重人犯一體改緩誠屬不免向隅然既有此情節刑部堂官何不  
早奏覈定而於秋讞時遂將傷斃總麻尊長之杜廷順等三案遽  
行改緩是其意在因事沽名而於條例之應加酌劑者轉未通行  
籌議司憲之義謂何今日句到四川冊內覈杜廷順情罪本不甚  
重因子免句可見刑部前奏之謬誤止以意中鈞鑒遂致節外生  
枝而於明刑弼教之本意全未體會也朕辦理庶獄事無鉅細一  
秉虛公詳慎從不稍存成見嗣後遇此等總麻服屬人犯亦照期  
功以上例於停句二次之後著大學士會同該部一體省覈改入  
緩決著爲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宗室中封授王公顯爵  
者或由伊等先世建立豐功是以寵列勳階世襲罔替或由分屬  
天潢本支誼當出就外府錫之崇秩俾備屏藩而其中惟著有軍  
功之王公等當國家開基定鼎時宜猷效績載在宗盟若不爲之

追闡成勞昭示來許將傳世滋久不惟伊等功績莫彰無以使奕世子孫觀感奮發競知鼓勵甚至支派遠近漸亦艱於稽考卽如顯親王康親王簡親王信親王順承郡王平郡王及軍功所封公等其酬庸世及中外固所共知然受封本末事具 實錄 國史簡牒尊藏祕府未便輕事披檢重以紀載體例不越因事繫年難免後先參互於一王一公之事蹟未經裒集成編其令大學士會同宗人府於 實錄 國史內如顯親王以下各王公等凡立功之端委傳派之親疏一一悉心采訂分繕成帙進呈以備觀覽○丁丑諭朝鮮國違禁越江偷打貂皮之朴厚贊等十犯部臣照該國王所咨奏請卽行正法原屬罪所應得第念向來此等罪犯會邀格外從寬若遽前後參差未免或有向隅之憾是以定擬時已有旨改爲監候今經秋讞復諭刑部九卿一體令入緩決然在中

朝字小之仁恩雖不妨過厚而於藩服越邊之例禁又豈可稍弛  
儻日久因循該屬不知奉教條而輕犯法轉非加惠該國至意嗣  
後遇有似此罪犯應將首惡之人明正典刑以昭國憲其屬在脅  
從者仍令分別議緩庶情法皆無偏任此案不卽照此處分者以  
未經申諭於前事同不教而殺所不忍爲耳該國王其約束所屬  
宣示朝章俾知守分遠愆共承恩澤如復不悛著令具在朕不能  
爲奸民曲法屢宥也刑部可卽行文該國王知之

冬十月庚辰諭刑部審訊賴宏典案內書寫逆詞之錢忠奏請卽  
行正法一摺於事理輕重槩置不問擬議尤屬乖謬賴宏典身受  
朝命爲一邑長官其名分迥非齊民可比乃因行賄求升目擊此  
等狂悖隱語漠然不動於心居然付爲契券其自干重辟固不待  
言若錢忠不過一充當長隨之小人而其事又本係朱文豫設成

心爲將來挾制之計撰成此囊該犯不過聽從賴宏典照寫是錢  
忠不過爲生事過付之人其罪斷不至與賴宏典同科君臣大義  
非所責於長隨小人之流也該堂官等直行擬以立決且將其家  
屬斷令給付功臣何至此乎不獨於明允之義失之千里是於朕  
前降有意從嚴自取罪戾之旨豈亦未及寓目耶舒赫德等如因  
前此既經訓飭遂將案內續獲之犯悉以立決處之則是有心混  
淆故爲刺謬其詞欲益顯前此賴宏典之定讞爲過當耳其心尙  
可問耶又豈以朕巡幸行在於此等重案定罪之摺竟不爲留心  
衡斷耶著將該堂官交部嚴加議處摺擲還另行定擬具奏○丙  
戌 上奉 皇太后還京師○己丑以余文儀爲福建按察使  
由  
粵道○庚寅以奉寬爲內閣學士  
原任盛京工部侍郎○壬辰諭據阿永阿  
等奏新甯縣罷市案內應行審究之署知府王錫蕃乘閒自縊一



摺殊堪駭異前經降旨凡係應行看守重犯僅有疏虞惟該督撫是問原爲案情重大恐該犯易有畏罪自戕情事若此案王錫蕃特以不行親審轉發錯誤按其應得處分至重不過止於革職何至輒爾輕生然王錫蕃爲案內應行質訊關係緊要之人該撫臬等正在承審之時竟任其乘閒自縊漫無防範則其平日於地方諸事不能認真辦理已可槩見喬光烈何逢僖著交部嚴察議奏

○癸巳調圖爾炳阿爲湖南巡撫以方世儒爲貴州巡撫起宋邦

綬爲陝西布政使

革職湖北巡撫

○甲午諭喬光烈由司道擢用巡撫於

地方糾眾罷市大案不能彈壓而案內應行審究之署府王錫蕃又復漫無防範以致自縊其徇庇怯懦深負朕簡任之恩喬光烈著照部議革職又諭昨因新甯縣罷市一案該撫臬等漫無防範致應行質審之署知府王錫蕃乘閒自縊該撫喬光烈已照部議

革職按察使何逢僖亦難辭咎著來京仍以吏部文選司郎中用  
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湯聘補授○調錢度爲雲南布政使永泰  
爲貴州布政使○丙申以新柱爲西安將軍託恩多爲理藩院尙  
書

由署戶部  
尙書遷

○丁酉吏部等部議准山西巡撫和其衷奏歸化城

通判爲分辦蒙古民事而設但既有道員同知儘可兼理請將該  
通判裁汰其蒙古民人事件悉併歸化城同知管理其餘清和托  
薩四通判悉應仍舊惟將承辦事務徑報歸綏道覈明移司無庸  
另扣同知覈轉限期從之○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山東巡撫向來  
有歲進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師皆能蒔植何必遠道進獻嗣後  
著停止可傳諭崔應階知之○甲辰諭刑部所進情實官犯本內  
將齊凌扎布出兵得功及雲基曾祖陣亡之處照例入於情實冊  
內聲敘甚屬非是齊凌扎布之祖父從前若有陣亡者朕不得而

知今伊本身之事則西陲用兵始末朕日夜籌畫何事朕不熟悉又豈待部中按例問之該旗該旗按例咨達部中部中代爲按例聲敘乎况聲敘者止應陣亡之子孫非指本身卽例亦不合也且舒赫德獨非在軍前辦事歸而又在軍機行走之人乎其知齊凌扎布之事應比該旗大臣爲尤詳何待咨問甚可笑也若夫齊凌扎布之在和闐時曾與噶布舒各守一城乃遇逆回搶劫不能力行拒守遽棄城而出視噶布舒之堅持不去者豈可同日而語使律以守土死綬之義不特無功且當有罪特原其兵力本單是以不復深加責備均從在事優敘此事在他人或未稔悉若舒赫德亦豈能以不知自解乎卽以犯人祖父陣亡例當聲敘而言其中情罪亦各自不同如存德以關殺之案本無謀故別情歷年秋審諒其祖父陣亡之勞未子句決至爰基以知府侵稅數至萬餘若

竟以先世陣亡倖免又何以處同案無可聲敘之書敏乎國家縱有原功免死之條亦惟先論其犯案本非重大特貸其子孫之一死則可脫以其祖父一經陣亡而凡屬後裔均可世世屈法從事是以褒忠之典適爲誘人犯法之階矣且該犯卽與聲敘之例允符亦當由部臣咨查事蹟列入本後候朕定奪設因該犯子孫具呈懇求卽爲代奏其別無親屬申訴之犯又將任其挂漏可乎於事體亦深爲未協再綠營將弁中有曾經效命疆場如豆斌高天喜等爲國宣勞其功既有足嘉朝廷初無歧視子孫遇有罪犯非常赦所不原亦當並蒙矜恤今此例但行於八旗亦非一視同仁之意也嗣後遇有此等罪犯在八旗則由刑部先咨本旗及兵部確查事蹟在外綠旗則由督撫於審擬定案之始查明該犯祖父陣亡事實列入秋審冊內以憑覈定著該部分晰規條一一定議

具奏並將此宣諭各旗及內外問刑各衙門知之○諭前經降旨各省離任候補之員有因前任案件呈誤降調者令原隸之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但此等人員離任事故不同多有遲至二三年及數年後始行請咨赴部其原隸上司早經更易代任者又未悉其賢否何從懸擬考覈蓋由傳諭之後部臣未經分晰條例殊多隔礙嗣後著於該員等甫經請咨回籍時該督撫將該員居官如何出具切實考語卽行咨明本籍督撫存案俟例應引見時徑由本籍督撫查照原咨考語敘入文內送部無庸再赴原隸上司衙門請咨注考以昭畫一著爲令

十一月戊申朔命重修大清一統志○癸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綽克托奏羅克倫屯田兵移駐瑚圖畢築城告竣 欽定城名曰景化城門東曰熙景西曰寶成南曰阜薰北曰溥信○甲寅諭

阿永阿等審擬湖南新甯縣罷市一案內有喬光烈將陽會巷等  
在省具控一節徑行刪除尤爲謬戾荒唐等語前喬光烈具奏此  
案之初摺內語多含糊意存迴護朕知其不勝封疆之任是以降  
旨革職然彼時並不知其竟有刪改情節如阿永阿等所稱實出  
情理之外也可見身爲大臣者天良一味冥冥中卽已陰褫其魄  
而朕之于以斥革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喬光烈甫經拔擢而器小  
易盈輒爾甘心欺罔致干罪譴凡爲臣子者不可不知所儆惕乎本  
案已交法司定擬喬光烈何逢禧均降革處分其餘附參各員  
俱照所請交部分別議處○丁巳 上幸南苑行圍○戊午 上  
還宮○乙丑 上臨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公兆惠喪次賜奠○  
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質性精勤才猷  
明練西陲之役稟承廟略式昇元戎盤錯屢經膚功懋集是用酬

庸晉爵協贊祭廷入直宣勞正資倚任昨偶因微疾遣醫診視方  
意稍加調攝卽冀就痊遽聞溘逝深爲軫悼卽日親臨奠醊著加  
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給內帑銀五千兩治喪念伊子尙  
在年幼著派同族工部侍郎官保並內務府司官一員代爲經理  
所有應得卹典該部仍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襄○丁卯以阿  
里袞爲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調託恩多爲兵部尙書以五吉爲  
理藩院尙書鄂爾甯爲禮部侍郎

由副都統遷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納

世通等奏稱四十七等至霍罕令額爾德尼伯克出城恭迎敕諭  
額爾德尼隨具奏章懇求帶同又遣貿易人等投遞呈文俟四十  
七轉回再將霍罕情形具奏等語所辦非是額爾德尼既有奏章  
縱不能親身前來亦應遣其頭目齎送乃僅交四十七代進而納  
世通遂爲陳奏殊乖體制總由伊等心存怯懦四十七等又必以

爲辦理不易遂致一味姑息著傳諭納世通等此時若輩罕貿易人等不知四十七接受額爾德尼咨文一事卽行文額爾德尼云我大皇帝頒降敕諭尙遣侍衛前來爾既有奏章理應面陳縱爾難以輕離遊牧亦當派一大伯克齋捧入覲乃附懇代進殊屬不合一面將原奏駁回備案經准其代進卽不必如此辦理總之回人性習狡黠斷不可示以柔弱納世通等嗣後辦理外藩諸事務知大體不可存苟且塞責之見

十二月己卯以伍勒穆集爲內閣學士

由光祿寺卿遷

○庚辰 上幸

皇四子永城第○甲申諭御史汪新奏崇文門胥役借端需索苦累行旅請於查稅處各派戶部司員彈壓一摺御史職在風聞言事因屬分所當然第所聞雖與目擊不同而其事必有端倪其人必有指實始可交部逐節推求辨其真僞若止虛懸約略卽以爲



可以釐奸剔弊誰則不能且無論該御史糾彈無據不足服人卽朕亦難執其說而槩行窮治也若不過頒一申飭嚴禁之旨則仍是空言何補實政且朕向因崇文門稅務殷繁不無滋弊恐胥役從中需索有累商民是以歷來俱特派親信大臣經理目今卽係阿里衮上任則舒赫德溯此而上則爲大學士傅恆若果有此等弊端朕不獨將胥役嚴加懲創卽司權之大臣亦必重治其罪斷不肯稍爲曲貸若如該御史所請多派部員彈壓於事理尤屬難通司員皆有本衙門承辦事件安有閒曹可供分道稽查且司員亦斷無不用胥役之理今以一二大臣尙不可信而令信如許司員是欲杜一弊而適開眾弊也朕於大小臣工一切並無成見該御史既有此奏著交見在管理崇文門稅務大臣明白覆奏其摺內所稱諸弊仍著交與汪新令其將所聞勒索者何吏受累者何

人且計其歲月係在何時雖不能一一詳記必能摘取一二事確切奏聞以憑交部嚴審究治若含糊覆奏則是虛言邀譽塞責自取罪戾矣○丙戌諭昨御史汪新奏崇文門胥役需索苦累一事因其語涉空言並無端緒難以推尋查辦既令該衙門明白回奏並降旨令其指實具陳今據覆奏乃舉伊攜帶箱隻進城有巡役要去飯錢三百文一節爲詞復令軍機大臣等問其更有何事則稱此外別無款蹟果爾則其事乃係伊自爲三百錢之累耳而架詞入告不可鄙乎國家剔弊釐奸凡屬蠹猾病民雖細不宥但此等么麼小人遇事藉名圖得飯錢正如吏部門早之報喜探信刑部隸卒之刑杖手輕乘勢冀覓微利情事大略相同其約束禁止在堂官等自當有犯必懲俾知所創艾可耳若謂嚴行立法使此輩盡絕陋習勢亦有所不能而因一二干犯卽指以爲淆銓政而

素刑章且必俟登之白簡候朕一一爲之進止則亦日不暇給矣使該御史當索錢之時卽告之該管之大臣阿里衮諒阿里衮必不屑爲袒庇不遇立于革役加杖荷校便已了事若阿里衮竟不爲責處或抑而不發則該御史自應具摺參奏朕不惟嘉許必將阿里衮議處矣今以如此瑣屑細故張大其事有如司課稅者皆邀人於路而奪之者然試問以今日之政事觀之司課稅者能如是乎而其所斷斷不已者總因被索三百錢爲累及己身起見旣非爲國兼非爲人建言者固當如是乎但胥役勒索三百錢亦不可恕著交阿里衮查明自行執法處治汪新亦不必議處朕辦理庶務一切鑑空衡平從來不肯稍有偏任可將前後情事一併詳悉通諭知之○吏部等部議准河南巡撫阿思哈奏開封府屬河陰縣東西二十八里南北二十二里地僻事簡應裁併榮澤縣轄

從之○己丑諭據納世通等奏四十七等自霍罕轉回告稱額爾德尼迎接敕諭甚爲恭敬以不能親身入覲欲遣人代爲齎奏並因冬寒不及豫辦方物俟來春料理起程等語額爾德尼尚屬恭順所奏亦合情理但伊呈書納世通有云我仇人甚多嗣後有謗謗我者祈將其人發來質對以辨真僞等語雖屬畏罪之詞究因阿布都喇伊木罪狀似未顯著致伊蒙冤不白者然納世通覆書卽應將審明各確據逐一指出並以大臣等欲進兵問罪大皇帝天恩念爾平日尙屬守分姑從寬免降旨訓諭仍以嚴詞斥責伊自然知所儆異乃反云阿布都喇伊木之事業經蒙恩寬免無須再述是其意若以前事爲歉然者殊屬非是納世通辦理此事始終怯懦著嚴加申飭並傳諭柏琨務遵陸續所降諭旨加意奮勉毋再以姑息從事○甲午陳惠華因病解任調董邦達爲禮部尙

書以楊廷璋爲工部尙書

由都統遷

○丙申以程燾爲安徽布政使

安徽按察使

○丁酉調李因培爲倉場侍郎以李宗文爲禮部侍郎

己亥諭色提巴爾第從前甚屬效力行走著加恩授爲公爵○癸卯葉爾羌參贊大臣額爾景額等奏十一月二十三日侍衛楊桑阿回自巴達克山告稱十月十三日至巴達克山素勒坦沙跪聆敕諭奏云素勒坦沙僻處邊隅不諳體制妄行陳奏自知罪重今蒙恩降敕訓諭惟有痛改前非以盡臣僕之分遂遣親隨鄂斯敏伯克齎奏謝恩並呈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書函十二月二十日至葉爾羌臣等面詢鄂斯敏所言無異除覆書交鄂斯敏齎回外謹將奏章書呈譯出其奏章云臣素勒坦沙謹奏十月十三日奉到訓旨跪聆之下不勝感戴回人風俗凡事急圖表白前此所奏今始知非惟是痛自改悔而已愛烏罕原有搆怨之意今似不復

相侵齊特喇爾之地臣意欲仍行賞給實甚糊塗臣處有眾萬人屬實但不知天朝無給餉之例妄行瀆請嗣後惟有約束部落不敢稍存異念以圖仰報 皇恩至額敏和卓臣稱之曰父何敢誹謗或因所遣和濟克蘭造言生事今已嚴加懲治一切俱懷遵敕諭不敢稍有違悖謹奏其呈額敏和卓書云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奉書吐魯番郡王接來諭甚爲欣悅我原以父相稱望王以我爲子前遣使人和濟克蘭至葉爾羌時大槩添造言語奉諭之後卽將伊懲治專此辨明心迹尙望王於 大皇帝前善言陳奏謹呈臣等一併恭呈 御覽報聞○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四百六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石一斗九升二合三勺零